

回忆刘绍棠老师

祝 勇



1

在我心里，刘绍棠老师简直是为写作而生的。他10岁时第一次写作文，就写了一部“长篇作文”《西海子游记》，整整写满了5册作文本。1949年10月，他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微型小说《邵宝林变了》，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第二年一年之内写出了20多篇小说，发表后引起文坛关注。1951年9月，他被作家协会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也是这个月，刘绍棠的《完秋》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受孙犁赏识。他在读高中时发表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被收入高二语文课本。那时，刘绍棠还在读高中，他学的课本上就有他自己的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刘绍棠是最“红”的青年作家，受到叶圣陶、孙犁这些文坛耆宿的关注，被孙犁视为“得意门生”。

新时期开始后，刘绍棠老师是带着《蒲柳人家》强势归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刘绍棠老师先发表了一批中短篇，诸如《蛾眉》《渔火》《荷水荷风》《鱼菱风景》《瓜棚柳巷》《二度梅》《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但他的主战场是在长篇小说，不止出版了三部曲《地火》《春草》《狼烟》，仅在1986年，就出版了《京门脸子》《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等多部长篇小说。1987年出版了《豆瓣架雨如丝》，1988年出版了《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创作是一个作家终生的事业，这个事业不是依赖某一部作品完成的，就像刘绍棠老师，尽管不到20岁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这使他的创作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那也只是起点而已，他们创作的主体部分，必须在人到中年以后才能完成，因为文学世界的创造，不只依赖才华，更依赖人生的历练，在80年代“卷土重来”之后，必然爆发出更加强劲的写作能量，刘绍棠老师完成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可以说，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是一部大作品，反映出作家创作的韧性、持久性、吞吐量和综合实力。最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对于写作的忠诚，像屈原一样“虽九死其犹未悔”，既不因外界因素而放弃，也不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转移。我们看待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时，也必须把他一生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只看他一时、在一本书里的表现，尽管某一部作品有可能集中地展现他的才华。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创造的不应该仅仅是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像故宫那样，成为一个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是高低错落的、彼此配合的，甚至可能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这才是一个作家创作的真实、鲜活的样貌。正如刘绍棠老师，以他一生的创作，构筑了中国乡土民间的壮丽史诗，这是刘绍棠老师的创作给我最好的启发。

2

我认识刘绍棠老师的时候，是我1986年上大学以后，也就是他接二连三推出长篇小说的日子。我每次去和平门那座红帽子楼，都会提前打个电话，选定一个下午去看他。他一般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会客。那时刘老师五十出头，还不到我现在的年纪，但他很有危机感，因为他已经失去了20年时光，他要把这丢失的20年抢回来。

每次我去拜望刘绍棠老师，他都非常高兴。我们聊他正在写的小说，他也建议我应该读什么书。外国作家，他推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主张我多读19世纪欧洲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作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司汤达《红与黑》，还有屠格涅夫的大量散文，我都是那时读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我是在30多年后写

哗啦一声，随着母亲手臂一抖，一大盆洗衣水泼在冷冻的冰面上。十几分钟后，洗衣水凝结成冰，原本坑坑洼洼的冰面变得光滑平整。早已严阵以待的弟弟稳稳地坐在父亲自制的滑轮上，昂头弓腰，身体前倾，戴着棉手套的两只手用力把两支滑杖往前伸向最远可及处，两手向后用力，滑轮嗖地一下向前冲去。

滑轮是父亲亲手做的。一块厚实的木板当坐凳，刨得光滑平整。四周固定，那两条铁条被磨得刀削般光滑透亮，被誉为滑轮。再用粗壮结实的双条铁棍，一头装上木手柄，称为滑杖。

滑冰场最初规模则是入冬后一层层的雪和水凝结而成。初始表面凹凸粗糙，孩子们玩滑轮很是吃力。母亲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每个周末洗衣服后，把几大盆洗衣水一次次地泼洒在冰面浇灌。记得母亲曾说，即使在冰上摔倒也不怕，水面是干净的。母亲浇灌的滑冰场带着洗衣粉的香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创举吧。

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则喜欢在冰面上“打滑叉”。所谓打滑叉就是一脚先伸出去，脚呈45度角，脚掌用力在冰面上往

前推动，随即两脚着地，身体前倾，顺着冰面滑动。记忆里妹妹最初打滑叉时，两只胳膊高高架起，晃悠悠、缓缓地滑出去。渐渐熟练了之后，开始花样滑冰。有时仅右脚落地，身体前倾，左腿高高抬起，如同小鸟一般飞出去。紫色灯芯绒褂子的两只袖子像极了小鸟的翅膀，翩翩地在冰面上飞翔。

唯有作为长姐的我，胆小如鼠，从来未曾斗胆打过滑叉。有时出门不得不经过光溜溜的冰面，总是两只胳膊左右伸开以保平衡，小心翼翼。越是谨小慎微怕摔跤，越是结实实地摔了几个大跟头。好在冬天穿得厚实，年龄又小，所以倒也从未伤过筋骨。后来读书后，对于如履薄冰的理解，就是儿时的自己走在冰面上的贴切写照。

那时候的我，正如绍棠老师所说，底气薄，心气旺，却完全不自知。人到中年，历经生活磨难之后，才明白上山高水低，意识到绍棠老师所说，全是金玉良言。

对我个人的创作，刘绍棠老师夸赞了一番，最后说：“我是写小说的，曾暗中希望祝勇年龄大一点儿，能够改行写小说。祝勇的散文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我反倒更希望他成为散文专业户，不要改行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绍棠老师如师如父的体贴关心。想到斯人已逝，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

那时的刘老师心情愉悦，他的小说创作也进入了这一生中的黄金期。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创作机会，他心中藏着一个完成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他给自己设定的截止时间，为1996年。

自1984年到1996年，刘绍棠老师完成了9部长篇小说，分别是：《京门脸子》《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豆瓣架雨如丝》《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村妇》，加上他在“隐居”儒林村的20年中完成的三部曲《地火》《春草》《狼烟》，刚好12部。

诡异的是，刘绍棠老师怎么知道他一生创作的长篇小说总数是12部？而刘绍棠老师在完成他的第12部长篇小说之后，第二年（1997年）就去世了，为什么老天不给他时间去写他的第13部长篇小说？为什么刘绍棠老师不说自己要完成15部、18部、30部长篇小说？

长时间的写作，严重耗损了刘绍棠老师的身体，他太想写了，他的写作负荷太重了，以至于在这十几年中，他每日不停

地写，可以说焚膏继晷。1984年是刘绍棠老师从中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的一个节点，我们看到的多部长篇，都是刘绍棠老师在1984年之后推出来的，但很少有人知道，那是他在大病一场之后，在静养的3年中完成的。1988年，他又因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宣武医院，虽经抢救治疗，暂时没有性命之忧，却造成左体偏瘫，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此沦为“老、弱、病、残”四类分子，他出版随笔集也以此命名，叫《四类手记》。我记忆中的刘老师，行动一直是不灵便的，说话时发音也有些含混不清，只是我与他相熟，所以交流没有障碍。所幸他的大脑和写字的右手并未受损，他就继续写（刘绍棠老师一直是手写，刘绍棠老师的夫人曾彩美老师为他承担一些抄稿的工作），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完成，只为完成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宏愿。1996年4月，我给刘绍棠老师家中打电话，久无人接，我心有不祥之感，因为此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几天后再打，曾彩美老师接了电话，说刘绍棠老师病危，住进医院了。我问他什么病，她说是腹积水，重达9公斤，但他强忍着不说，依旧专心写作，实在忍不了了，才去了医院。数日后专家会诊，说不是癌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刘绍棠老师出院后我去看他，他依然是有说有笑，不改幽默本性。我看他时，他正蜷缩在病榻上，梳理、校订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村妇》。

他身体不好，我想去看他，又怕打扰他休息，毕竟接待来客是一件很耗神的工作，而且我只要去，我们就忍不住会聊一个下午。我默默地关注着他，他也同样默默地关注着我。他称我们是忘年交，实际上我们之间保持的是一份淡淡的、持久而真挚的友谊。几次开会时见到他，他总被一些人物簇拥着，我便远远地望着他，尽量不上前打扰，有时见他的视线无意地扫过来，我便微笑着向他点头，不知他看到没有。有一次他急了，坐在主席台上，对着麦克风就喊：“祝勇来了没有？”我坐在下面，连忙举手。他看见，不禁笑了。

刘绍棠研究专家、《刘绍棠全传》作者郑恩波先生对我说，1997年刘绍棠去世前一星期，他去看刘绍棠，刘绍棠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累了，先休息一会儿。”

在我心里，刘绍棠老师不只是为写作而生，他也是为写作而死的。

3

有人说刘绍棠的笔调太土，我认为他们所说的“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刘绍棠以乡土为主题，他的笔一辈子没有离开养育他的通州北运河，二是刘绍棠坚持现实主义路线，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色生香、变幻无尽的文学实践面前显得“老土”，显得“落伍”。即使在西风雨美雨强、各种现代派手法轮番上阵的80年代，刘绍棠依然坚信：“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它们本国和本民族的风格、特色与气派。我们眼中的‘洋气’，正是这些外国文学作品自身

的‘土气’；而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越具有中国的‘土气’，在外国人眼里也最‘洋气’。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外国作家以中国民族的风格写他们的生活，将是滑稽可笑的；而我们中国的作家以外国的风格写中国生活，也必然不伦不类。”

刘绍棠老师曾用自己的经历举例，他有一次前往南斯拉夫参加国际作家会议，特别穿了一身中山装，脚上配了一双三截头皮鞋，结果到了南斯拉夫，他到商店买水果，女经理看他这身打扮不禁一笑，说：“30年代农夫的鞋子，穿在了80年代先生的脚上。”原来这种皮鞋在南斯拉夫是半个世纪前的农民穿的。反过来，他看到我们农村姑娘脚上穿的绣花布鞋，却被当地女郎当作时尚，穿在脚上翻翻过市。

新时期作家中，我无疑是喜欢先锋小说作家的，他们的作品给我的内心造成的震荡是深刻的，但我同样喜欢刘绍棠、路遥、古华这批现实主义作家，而且随着年深日久，后者愈发显示出他们深沉的力量感，就像流水中的石头，因为其自身的重量，才能永远姿态沉稳地应对着水流的冲击。在日新月异变动中，这些作家用自己质朴无华、沉郁浑厚的作品证明了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过时。我从前只知道，刘绍棠老师的民间文化积淀深厚，他号称是北京“土著”“‘真正老王麻子’牌的北京人”，北京的风土人情、世态俗相，他太熟悉，对评书和京剧，他格外喜欢，写民间江湖，他真是闪展腾挪，游刃有余。他去世20多年后，我开始通读20卷本《刘绍棠文集》，才对他有了更全面、甚至可以说是全新的认知，知道他对古代精英文化传统的学养极深，他的一系列论说古典文学的随笔，真灼灼见不亚于“学院派”。包括我到中年以后才开始痴迷的苏东坡，刘绍棠老师早在1995年就写过专文论述。单看刘绍棠老师小说的起名，就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之美。可惜我开始一点点读懂刘绍棠老师时，他已仙逝20余年，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能与他面对面地交流。

刘绍棠作品的价值魅力不会在时间中折损，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民族风格的坚守，不是未卜先知，并非有先见之明，而是出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认知，来自对于自我和世界的深刻的省察。我想起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可诱惑、不可冒犯和不可动摇的时候，他身上就具备了某些迷人的东西。”

关于刘绍棠的“土”，刘绍棠的北大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先生说过一件事：刘绍棠在一个晚会上曾经流利地背诵“三言二拍”中的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段宝林说，刘绍棠虽是天才，但他同时下过很大工夫。刘绍棠其实并不土，他对外国文学是努力学习过的，他把肖洛霍夫作为自己的榜样。段宝林认为：刘绍棠的文笔在中国作家中少有，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传统应该得到继承。

1991年11月27日，刘绍棠老师在给我的题辞中写：“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点，乡土题材——题赠祝勇同志”。这是他一生创作的宗旨，尽管我不从事乡土文学创作，但创作的道理是相通的。我努力在后来的创作中体现刘绍棠老师的“十六字方针”——我广泛地游走于中国乡土，表现的就是“地方特点，乡土题材”，只不过这个乡土，并不是我生长的本乡本土，而是更广义的乡土，是广袤的山河大地，而“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更是一直坚持的写作信条，哪怕后来进了故宫，从事故宫题材的写作，也是通过这些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和文物，去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的善华。按照刘绍棠老师引领的方向前行，我觉得自己的创作之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宽。



们，笑声朗朗，步履稳健，迎着阳光，向前滑行。我则小心翼翼地走在没有结冰的路面上，慢条斯理地欣赏同伴们的美妙身姿。那是记忆里最美丽的冬季画面和最绝妙的天然滑冰场。事隔多年以后，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场景，那阳光，还有我的那些勇敢的小伙伴们。

光阴在一场一场的大雪里飞扬而逝。父亲亲手制作的滑轮，母亲用一盆盆洗衣水浇灌而成的滑冰场，早已不复存在。父亲不在了，母亲已是耄耋老人，当年的稚嫩孩童，已是人至中年走过半生岁月。往事悠悠，记忆永恒。又是一年漫天风雪的季节，在文字里记下那些年的风雪，那些风雪里的岁月，那些岁月里的温暖亲情、成长故事，还有满载父母体温和印记的我们的滑冰场。

太平阪石斛

霍山县太平阪乡地处大别山最高峰白马尖附近的深山里，是霍山石斛的关键种源基地和重要生产基地。由于太平阪乡地处北纬31度线，因而霍山石斛亦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盘山公路在深山老林里缘溪而入、穿云而上，车行两个小时后，我们踏上了这块神秘土地。

果然是一片仙草的王国。在太平阪乡86平方公里的山岭和林地上，到处都是柔软、饱满却神秘的石斛身影。5月中旬，恰是霍山石斛花开旺盛的时期，树林下，山谷里，溪流边，岩石上，树缝间，各处都是石斛盛开的洁白花朵，淡淡的石斛花香弥漫在树丛、竹枝、山影和仄石间。

晨间沿草梢拂足的山路斜过去，走到叮咚作响的山溪边，除却山草及枫杨的鲜活气息，还闻得到石斛开花和溪水跌落的那种有魂灵的鲜香气。霍山石斛指的是霍山米斛，霍山米斛则是石斛中的极品。石斛业内有一句行话说得明白：铁皮石斛论斤称，霍山米斛按克卖。

原生态野生的石斛，都喜欢生长在山谷里、溪水边和树荫下的石头上，和苔藓、松树皮、湿润的石屑以及肾蕨等古老的孢子植物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型的植物群落，千万年来，默默地、也是自在逍遥地生生死灭着；我猜想，古代的有道之人，见到石斛，不由地打内心心里起了大欢喜，便就地为这种仙草起个名字，叫它石斛。石斛的斛字，一定是从石斛的形状来的。石斛各个肉质的枝节，和古代称量粮食的容器斛极其相似。米斛的米字，则必定是从米粒的形状来的，米斛肉质的枝节，像极了一粒粒饱满的米粒。

月亮湾作家村

安徽省霍山县东西溪乡位于大别山深处，当地交通不便，没有特色资源，是贫困小山乡。2016年初冬，我到东西溪乡采访，发现东西溪乡党委领导正为当地已经废弃30年的老厂房找出路。这些老厂房建于上世纪60年代，这些墩实高大的旧厂房不就是最富乡情和文愁价值的符号吗？何不将这些老厂房与作家的文化内涵来一次火花电石般的碰撞，或许能碰撞出一个乡村振兴、文学扶贫的新生命、新舞台、新篇章。

2016年12月30日，霍山县东西溪乡中国·月亮湾作家村文学扶贫项目启动仪式，在东西溪乡原淮海机械厂旧址举行。当地开始了艰辛的一期工程建设，筹集资金，规划设计，持续推进。2017年10月28日，中国·月亮湾作家村举行了盛大的开村仪式。作家村项目得到了全国各地作家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作家王蒙为作家村题写了村名并亲自参加作家村开村仪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也十分关注作家村建设，多次了解作家村建设及文学扶贫情况。2018年9月，铁凝率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访团来中国·月亮湾作家村采访、调研，推动作家村在乡村振兴、文学扶贫道路上更好发展。首批18位作家已经入驻作家村，他们在东西溪乡开展各种义务支文支教活动，为老区脱贫和发展贡献力量。全国各地作家也用捐赠图书等各种方式，为作家村这个新生命的健康成长长助一臂之力。作家村的建立，为大别山老区带来满满的活力，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节假日更是游人如织、人头攒动，他们不仅带来了人气、带来了资金、带来了消费，带走了土特产品，更带来了新观念、新思路、新潮流和宽广的眼界。美丽乡村建设，需要的正是绝地反转、敢为天下先的那么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文精神！

作家村一日

天似亮未亮时，山谷两边的鸟已经各式各样地啼叫着了，咕咕，啾啾，啾啾，叽叽，有的声音是拉长的，有的声音是拉长后又拐弯的。

其实，秋晨的山乡早已醒来。山花簌小院里的杏树树干在深夜的寒凉里缩成紫红，但树叶深绿。淮河书院大门外有位妇女在打扫落叶，她隔着油坊溪用当地方言和骑摩托路过的山民说话，嗓音响亮又带着山土味。

我们清晨醒来，先在作家村志愿者的值班日志上记录来村的所见所闻，再沿山谷里的文学步道环行一周。这条环路大约有四五公里路程。栖霞谷里的石斛苗上挂着晶莹的露珠，松针上一片珠白，但还只是露，不是霜。溪侧人家正用老式方法磨豆腐，豆香在溪头安逸地飘动，于是一种当地叫豚的鸭类昂起头呱呱地在溪边叫起来，提醒路过的人注意它们的存在。一路上都有桂花的香气撩拨人心，桂花的香气里还有低矮深绿的茶树、高大的板栗树和藏在野草丛里当地叫八月炸的一种香甜的瓜类的衬托和点缀。

上午的读书会就在枕溪山房宽敞的堂屋里进行，文友们带来了新近出版的作品集，赠送给能容纳6万册图书的淮河书院图书馆。每位作家都介绍一部自己最近阅读的图书。然后作家们前往东西溪乡中心学校，给初中同学们上一堂文艺课。作家们都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课题相互不能重复。下午在作家村进行一周研学培训的金融系统学员进行了结业联欢。晚饭后在各山村调研的大学生陆续回到村里，山林黢黑，寒风愈紧，大家围坐在火盆旁，乡干部和驻村作家为一方，大学生们为一方，竟对起歌来。作家村的一天结束了，但山里和山外的那颗心，仍在共同地跳动着。



霍山三题
许辉